

知各任則事業成四時失序則歲功廢不
順比於歲皆為物所遷其心化其形與之
然是之謂不反誠可哀也

腐齋曰義思慮百變或有一條凌轅問訊
爭分毫毫三者各以所能為喜一日無之

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者矚名欲興
起而立朝廷之上中民則庸人故以爵祿
為榮筋力者以濟難自矜勇武者見患難
而喜枯槁隱士留意名聲法家者流多求
治事故容矜持容貌貴際以交際為重車

兼謂耕種市井商販之事比和樂也且暮
之業謂日積其贏于藝之人以其能自壯
有所恃曰勢有所積曰物小人依附豪貴
多從吏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遭時有
用欲無為不可得也譬一歲之間百物生

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非物所自由
不物於易猶云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役其
身心溺物而不反可哀也已

此章起論究元疑前有缺文不可復考
其評知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者之所

悲何背馳若此是各為其能所囿而不
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舉善旌賢以來天
下之士故可以興起朝廷中民猶云宜
民故當榮以官爵後叙諸士農庶百工
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用為樂
而忘其勞苦夫性之為患然而不能變
通用各有極極則毒偽生而患害作矣
當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為心思所以
設施注措妄念未嘗暫息遭時有用則
志滿意得作法逞能之不暇又安望其
無為哉貪者不積則憂吝者不尤則悲
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者也亦
猶春秋冬夏之統溫涼寒暑雖順比於
歲而各得其偏不能與物易寒令不可
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
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唯至人心
同太虛而身備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
而不易於物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三

武林道士 諸伯芳 學

徐無鬼第三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
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
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果
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
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
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
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
曰今夫儒墨楊墨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
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聞也不以完其求鉗
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
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而與舟人關未始離於本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皆羿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與弟子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或改調一絃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絃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未為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彼而未能相出也末始吾非言各自是惠子便欲以此為至莊子遂舉齊人躡于於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而反以愛鍾器為是東縛恐其破傷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躡關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鬪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呂註天下皆羿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為已發故以為可言中則為羿不必前期是則為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為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躡于於宋其命關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鉞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于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為可惜也楚人寄而躡關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茫茫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公孫龍名與夫子其孰是耶魯遽之弟子能於冬日取千年灰擁木須臾出火可以囊鼎夏日瓦餅貯水湯中覆沸置井內而成冰以此為得遽之道遽謂是直以類相召非吾所謂道於是為之調瑟室室各一而宮角皆應或改調室中一絃而室內五音皆無當絃動謂鼓之而不應舊音也言其以聲召聲未始有異而音之君唯聲聲者能之魯遽以此自夸然亦以同應同未為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是無異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謂今四子方且與我以辯未始吾非便欲以此為是莊子遂引齊人棄躡其子於宋命門者守之出入有制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亦自以為是求鉞鍾以束縛求失子不出境言愛異物勝於同類而不自以為非惠子自是亦猶是也昔楚人有客寄於躡關者躡關謂有罪而守門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與舟人鬪既忘其息便遣此怨所為如是亦不知非與惠子之徒無異也

碧虛註射之謬中者非善人之自是者非
公五子以相勝為道殊魯達以優劣稱術
異而不知有大同者存堂室之瑟調則律
同矣宮角之絃變則音異焉是故寂寞為
五音之主靜默為眾辯之宗而惠子乃以
雄辯為極故莊子引齊人躡子以喻遺殘
嗣續實貴外貨叛道求勝其悟已非寄而
躡關則寫迹不高夜闕者所爭無明未離
本則端有崖造怨者難免其非也

為齋曰義前期指的也若舍的而射則中
者皆為弄喻天下無歸之是人人各持其
說則人皆為克矣五子學既不同孰為真
是冬日不以火而繫鼎夏日能以水而為
冰實者難矣冬至陽生夏至陰生以陽召
陽則冬不寒以陰召陰則夏不熱雖違時
而有可召之理非吾之謂道言其術未高
請各置一瑟於堂室鼓此而彼動宮角皆
相應以其音同猶曰易也若只調一絃而
於五音中不定一音鼓宮亦得鼓徵亦得
故曰無當鼓一於此而彼二十五絃皆動

比之宮應宮角應角為又難矣以理推之
五音皆以音為君舉不離於絃上之聲故
曰未始異於聲如此與陰召陽召陽何
異遽乃自以為勝亦各是其是非真是也
拂猶抗鎮屈服也躡音擲住足也不能行

之子用以守關而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
其子自以為是而求小鍾乃加護之愛物
而不愛子亦自以為是猶亡子於外而求
之鄉域是惑也楚人有病足而為關者此
別是一句與上躡字不相關有遺類略相
似也言此三事與五子略相似亦猶前言
若是也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
是作文妙處此章大意皆譏惠子之自是
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說論之辭有不可遽
曉者以因之東方朔與舍人辯亦此意

皆弄皆克之論莊子力鍼惠子之病以
救其自是之失故舉魯達與弟子所較
優劣陽召陰陰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
及改調一絃於此而彼眾絃皆變聲不
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

是為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從未為特異
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
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
悟以己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

之所是真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
鍾失思背理而亦自以為是至於楚人
齊關而關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
有以見莊子於惠子愛友之篤詳後章
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棟楠
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棟楠
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墓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鑿
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
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
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
妙斲亦無所用之

呂註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疑獨註有惠子之問然後有莊子之對惠子既歿莊子歎其無知言者故引匠石自喻郢人以白土汗其鼻端使匠石運斤斷

之匠石雖工斷須有郢人不動之質然後能成其妙宋君乃欲為之匠石謂臣則嘗

能斷之然臣之質死久矣質指郢人已死不可為也莊子自謂吾生惠子猶匠石之失郢人故歎曰吾無以為質無與言之矣

即伯牙絕絃之意

碧虛註槁木其形者有之臨刃而不驚者鮮孰柯選技者有之當鼻而縱揮者寡是

知目擊之過忘言之對世宜常有哉

庸齋曰義運斤成風言其急捷盡壁而鼻

不傷斲者固難矣立者為尤難質者用巧之地言有惠子之辯然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無可與言者矣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則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

以申其汗漫無崖之說以豁暢胸中之奇哉道嗚文亦或在是及惠子歿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

匠石之斷天下斂手也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其工臣之質死已久矣故

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為質

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云臣之質死久矣又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

施斲今惠子既亡此質雖存而無以對猶無質也嗚世無知音孰相激發者無

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譏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

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

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後猶致意焉聽而斲之據郭註云瞑目然手陳

碧虛照江南李氏書庫本此四字係是經文後人誤引為郭註緣此四字不類

註文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